

詩歌
作法

詩歌作法

森堡

一 關於詩的定義

什麼叫做詩？詩是什麼東西？——乾脆一句話，就是：詩的定義是怎樣的？

關於這一個問題的解答，在我們的面前，顯然擺着兩條相反的路：一條是抽象的把握，一條是具體的理解。

抽象的把握，即是對於詩的抽象概念的追求。這，至少在新興詩人，是再也不會弄那些玩意兒了吧。理由是：沒有什麼用處。儘管布爾喬亞的詩人學者可以用洋洋數千萬言去談論詩的「奧妙的」定義，寫成一本厚厚的書；但，從我們看來，却

是一件沒趣的勾當。

然而，具體的理解呢？那却不同，那却是必要的。有許多不曉得詩的定義，但却可以寫出好詩來的人們，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做到這一步工夫——能夠活生生地，具體地去了解「詩是什麼」的緣故。

但是，我們如果想要真正地，具體地去瞭解詩，我們就有把詩的歷史，詩的發達的源流，加以觀察的必要。——正如自然，社會之一切物象簡直沒有靜止過一刻一般，詩也是跟着時代的進展而變化着，發展着在的。並且，我們如果用科學的眼光看來，也可以曉得：詩也跟人類的一切文化產物同樣地，是個在根本上給生產力的發達所規定了的，一定的社會，階級關係的產物。詩是怎樣地表現了每一個時代的社會，階級的必要的呢？尤其是在勃興期的布爾喬亞派的代表詩人，是怎樣地唱過他們的戰歌的呢？……我們如果想要具體地去瞭解這些的話，第一，我們就應該明白：詩并不是超越社會鬥爭的東西；也并不是如一般住在象牙之塔的人們所說

的什麼表現人類的永遠的情感的东西，或是什麼天才的產物。并且，我們還應該更進一步去瞭解：我們的詩，只有爲着解決被壓迫大眾的基本問題而奮鬥，才有成長起來的可能。第二，我們要用最新的，最前進的觀點，去把過去的詩所有的價值吸取過來；這可以使我們的詩，無論是在內容或形式上，都要比過去或現在的任何階級的詩更來得有力，更來得優秀。只有不能夠站在社會鬥爭前頭的詩人，才會無條件地崇拜過去的詩，才會把一個時代的詩，認爲『詩的本質』的永遠的標本。而且，他們簡直會使得人類好不容易才積蓄下來的詩歌之遺產失掉它的光輝。現在的許多布爾喬亞詩人，對於過去的詩，正是抱着那種態度，將自己變成了歷史上的老頑固，開倒車者。但是我們呢，却要從批判的見地，盡可能地去接觸許多有價值的作品。

在這兒，我們還有一點應該明瞭的，就是：詩是文學的一種樣式；文學就是要

在活的形象當中去表現人類的思想和情感，而使之社會化。它的表現材料是語言，

這也就是跟別的藝術（美術和音樂等）不同之點。但，同屬文學的詩和小說，或者是詩和戲曲又有什麼分別呢？我想，這也非把它先行弄清楚不可。因為頗有不少寫詩的朋友，想要在詩跟小說之間設立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所以，以後且談談詩和小說之關係吧。

一 詩和小說

想要在詩和小說之間建立起絕對的區別來，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從那在被壓迫大眾爭取自身解放的進程中，詩可以有着怎樣的特殊機能的觀點上去加以觀察。為什麼呢？因為詩的特殊機能也是跟着時代而變化着的；而且，新興詩歌對於小說的特殊性，也是被壓迫大眾的階級必要所賦與的。

例如，在自由詩發生之前（除開原始社會的詩），詩是給貴族的，手工業的外形——一定的韻律所規定着的。因此，詩是用韻文寫的，小說是用散文寫的：這種

區別，是可以通用的。但，自從惠特曼（Walt Whitman）創造了他的偉大的自由詩（散文詩）以來，那定義，已經變成了「歷史博物院」中的東西。

可是，在布爾喬亞自由詩運動發生之後，有一部分小布爾喬亞詩人（例如日本的春山行夫，川路柳虹等），却把詩的形態的發展，觀念論的地，形而上學的地加以解釋。在他們看來，詩和小說，在根本上，是各各「以全然不同的精神活動爲必要」的東西。

不用說，這種見解是錯誤的。

那末，從正確的觀點上看來，詩和小說的區別，究竟應該怎樣去解釋呢？其實，對於被壓迫階級，問題是頗爲簡單的。

「在文學上生成着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樣式，正表示出怎樣的輪廓呢？從細小的，捧獻于時事問題的，比較簡單的革命的形式，直到處理普羅列塔利亞世界觀的根本問題的，即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課題的長篇小說，在這廣泛的戰線上，文學

都作為社會主義鬥爭上的××，實現着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可以××的自己的任務。』（國際革命作家同盟第二回國際會議『關於國際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和革命文學的政治及創造諸問題的決議案』。即是，跟這些『在巨大的形式構成當中，提出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來做目標』的長篇小說，及『專門朝着時事問題』的短文（例如『牆頭小說』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特所獨創出來的樣式）等等文學樣式之必要同樣地，那被稱為『詩』的樣式也是必要的。——因為它可以使用那壓縮在我們的階級經驗的片斷中的力量去示明主題；因為它可以把我們的生活上的情緒比較直接地傳達出來；因為它對於政治的，時事的問題最能敏感地發生反應；而且，因為由於那些特殊性，它還可以掲載在新聞和雜誌的特殊的篇幅上，或給人們朗誦，歌唱，而獲得種種效果。

所以，我們不能夠在詩和小說之間建立絕對的界限。雙方對於現實都要站在辯證法的唯物論的觀點上去把握；因而題材的選擇和處理，也要朝着同樣的方向跑。

雙方都可以『敘情』，也可以『敘事』，還同樣地可以把『思想』在活的形象當中明示出來。

不過，最後，我們還應該知道，就是：因為詩是個比較來得小的文學樣式，所以，在它裏邊描寫各種的階級性格的能力和必要，和小說比較起來，是可以少得多的。其次，則詩之表現人類的情感也要比小說來得直接，來得快捷。還有，因為詩的形式比較短小的關係，也要比小說更適合於朗誦；又，若把作曲的條件加以考慮，還可以很便當地變成歌詞。——這些都是和小說相比較時，詩這一文學樣式所具有的特殊性。自然，我們也不能夠把它們輕輕地忽略過去。

以上所說，雖然也和詩歌的創作方法很有關係；但，總還是些原則的，初步的問題。且讓我們進行到更實際的研究上去吧。

三 什麼是值得歌詠的『感情』？

我們生活在這社會裏頭，對於所見的東西，所聞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對於一切的事物，都可以發生種種的感覺。跟一切事物之在流動着一般地，感情也是在流動着的。於是，詩人就時常說起這樣的『詩話』來——

『如實地表現你們的感情的震盪吧。詩就會從那兒產生出來。』

并且，他們還可以把這句話加以註釋，引伸，講出些不但富有『詩意』，而且還含有『哲理』的話語。譬如說——感情的奔流，有時緩慢，有時泛起愉快的小波紋，有時如激浪一般地高漲，有時又闐然地洄流着。宇宙的森羅萬象也正是這個樣子；它正在彈奏着流轉之歌。試傾耳聽聽那沈靜的山林吧，春天就有萌芽的草兒和出巢的鳥兒的歌調，秋天就有落葉的，而且是被隱秘了的許多的妙音，你們也順着感情之流，如萬物之在歌唱一般，自然地歌唱起來吧。在你們的胸中有着深林，在你們的胸中，有着自然會彈唱的絃琴……等等。

而且，這樣的抽象而陳腐的教訓，正穿上新裝，在布爾喬亞詩論中伸張着根

兒。在這裏，我們有兩件事情要加以注意的。第一，就是上面的思想，完全把詩人的工作從社會分離開來。這不但是個錯誤的觀念，而且根本就不合道理。第二，不錯，我們在現實生活裏「感受」種種的事情，是做詩的一個基礎；但是，我們要知道：感情不一定都具有可以在詩歌裏表現出來的價值，而且，將詩歌裏面表現出來的東西單單稱爲「感情」，也是錯誤的。

關於感情不一定都具有可以在詩歌裏表現出來的價值這事情，蒲列哈諾夫引用拉斯金（John Ruskin），這樣地說着——

『……拉斯金說得好——少女可以歌詠失去了的愛情；但，守財奴不能夠歌詠失去了的金錢。并且，他還很正確地說着：藝術作品的價值，也要根據它所表現的情趣之高低而決定之。」「你要問問你自己——拉斯金說——那緊抓住你的情感，由詩人歌唱起來，在積極地真實的意味上，是否可以使他受到感動。若是覺得可以，那末，這種感情就是好的。若覺得它不能夠歌詠，或是只有可笑的方面能夠使

人家受到感動的話，那末，這種感情就是低下的。」此外，就不能夠有着別的東西。藝術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結合的手段之一。并且，所與的藝術作品所表現的情感越來得高尚，則恰好跟其他的各種條件一同，這作品也就越發可以作為精神結合的手段而完成自己的任務。為什麼守財奴不能夠歌詠那失去了的金錢呢？理由很簡單——縱然他歌詠了他的損失，他的歌調也不能夠使得任何人受到感動。換句話說，就是：因為不能夠用來做他跟別人之間的結合手段。」

但是，對於我們，最重要的，還是：決定這感情的高低的究竟是什麼東西。感情的高低，決不光是為感情的燃燒的程度所決定，也不光是為使詩人發生情感的事物所決定。不錯，『少女可以歌詠失去了的愛情。』并且，在愛好布爾喬亞詩歌的人們當中，也的確有許多是可以少女的失戀之歌裏頭找出高尚的價值來的。可是，由于社會情勢的變動，它的高尚的價值，也就不免給同樣的愛好者所降低。譬如說，在平時，大家是喜歡失戀之歌這一類的東西的；但，在戰爭時代，却都不免要

唱起關於戰事的歌曲來了（這自然也基因于統治階級的有意的提倡）。同樣，那般搖頭擺尾的所謂『鑑賞家』之流，也將帶上別一副有色眼鏡。至於小兔子般的藝術至上主義者，詩人，自然也就不免『方向轉換』，大量地製造那些『國民歌』，軍歌，進行曲之類的東西。因為，對於他，那實在是值得歌詠的『高尚的情感』。然而，現在的醒覺了的勤勞大眾，則幾乎跟在少女失戀之歌等等當中找不到什麼價值一般地，他們也不能夠在什麼『國民歌』，軍歌裏頭找到什麼價值。因為他們覺得：在那兒並沒有值得歌詠的感情。

於是，許多布爾喬亞的詩人，就一方面，只是在詩人的情熱的燃燒的程度，詩的表現藝術，題材，和形式當中去找尋詩的價值；他方面，就以爲已經沒有那決定詩的價值的客觀標準。因此，不管拉斯金要怎麼樣說，守財奴就可以歌詠那失去了的金錢。實際上，守財奴只愛金錢，這原是一件很悲慘的事情；現在，作爲他的唯一的希望的金錢也完全失掉了，這時候，他的心境自然也就更加來得悲慘。這很可

以歌詠爲人間苦之一種。在事實上，我們也曉得：布爾喬亞作家曾以小說的形式，歌詠過守財奴的悲慘的心理。而且，在某一時代，有許多人們都能夠在那種作品中找到價值。所以，跟蒲列哈諾夫和拉斯金一般地，不含階級的規定，而以感情的高低爲問題，那就一定會達到無論怎樣的感情都值得歌詠的結論上去。——現在，我們可以決然地說出下面的話。第一，（跟所有的藝術，科學等同樣地）表現在詩歌裏頭的有價值的東西，時常是一定的階級所『必要』的。一切的詩人（不拘他有沒有意識到）都只能將那必要通過詩人的世界觀和感情的熔爐而表現在詩裏頭。第二，因此，詩人的感情的熔爐，越發能夠爲着特定的社會階級的進步的任務之實現而騰沸，也就越發可以提高他的感情在詩中所表現的價值。這是關於新興詩人一點也不容動搖的信念。

（本節完，全部未完）

